

## 被父亲“独”打之后……

□周永祥

清明节回老家祭祀已故父母,望着二老坟茔右侧那株高大挺拔的青松在春风吹拂下摆动的枝条,眼前好像又看到了父亲64年前高扬右手“独”打(一生只有这一次)我的样子,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,历历往事浮现眼前——

我的父亲生于1917年8月,是一名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。他的一生,也曾轰轰烈烈过——当过民兵,抬过担架,救过伤员,成为支前模范;当过高级社社长、支书、生产队队长,号令过成百上千人;在“文革”期间曾被无辜批斗几十场次,但仍不改初心,忍辱负重,为社员的生活操心劳碌;虽家境贫寒,但从来不贪不占,并用最严厉的方式教育子女,要做第一个学好的人,我便是其中之一。

那是1960年9月初的一天,刚满7岁的我被父亲送去读小学,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农村基本是吃了上顿愁下顿,我家因姊妹多更是如此。那天中午放学的路上我饿得实在走不动了,便坐在路边的山芋地里歇一下,正好看到身边有一个露出土半截的大山芋,难忍的饥饿感让我来不及多想,刨出来用手擦擦便猛啃起来。刚吃了一半,就被我当队长、正好路过的父亲看见了,他怒冲冲地夺走了我的山芋,还甩起右手给了我一巴掌,打得我一连几个踉跄摔倒了,脸在地上碰得鲜血直流。尽管如此,父亲还没放过我,拽着我的衣领走到人多的地方叫我跪下来,还问我以后还不敢不敢了,直到我的回答让他满意才同意我起身回家。

记得那天我没吃中饭就上学了,晚上放学回来又被父亲喊到他跟前: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打你?因为那山芋是集体的,你不能随便乱刨,你是队长家的小孩敢这样做,别人的就更敢做了……人从小就要学好,手头要干净,到大了才不会犯错误……”也正是父亲这一顿“独”打,让我懂得了怎样做人;是父亲留下的这一永不磨灭的印记,使我从走上社会的那一天起便时刻严格要求自己,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——

1974年,我接替了父亲曾经干了13年的生产队长岗位。在那个年代,农村实行的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,种植上主要是稻、麦两季,且粮食产量很低,一亩“顶芒粳”稻收成在300斤左右,大、小麦的收成就更差了,一

个劳动日(10分工)也就1角多钱,一个坚强整劳力一年也苦不到100块钱。全队近80户人家,住房多为土墙草盖的“丁头门”和“旁门”,人口多的或再加个“石刀柄”。95%的农户缺衣少吃,一半农户是“超支户”。面对此情此景,血气方刚的我在心里暗暗发誓,一定要把生产队搞好,让每家每户都能有得吃……

1978年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,农村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我在大队党支部的鼎力支持下,率先开了全公社“小段包工、联产计酬”的先河,将全队365亩土地按土质好差进行搭配,划分到组,并与产量直接挂钩,年终决算。同时引进了优良水稻“南优二号”。这一年净增产了14.35万斤,劳动日单价由上一年的3角9分增加到5角2分,社员的口粮人均也增加了110斤。1979年,我队获得了省政府嘉奖,我也在公社和县里的三级干部大会上作了经验介绍,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82年1月,我按照上级党委、政府的部署,在第一时间响应分田到户大包干。三个月时间里,先后召开了近20次队委会、11次社员会,围绕田如何分、“两上缴”怎么处理、生产队固定资产如何处理、生产往来账怎样清算等一系列问题广泛讨论,制定了详细计划并分步实施,当年11月份,我队在全大队再次率先完成了分田到户任务。也是这一年,我被提拔为大队副大队长,1984年调到镇里工作,1994年还回村当了党支部书记……

几十年来,无论我在生产队、大队、镇政府还是在县总工会工作,始终以父亲为榜样,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、无私无畏,用心血和汗水赢得领导的信任和群众(同事)的口碑,捧回了上百本荣誉证书。

仰望天空,清风拂面,我又想起了小时候父亲常常告诫的一句话:人在做,天在看,人不能做坏事,做了坏事会遭报应的……父亲,我的脉搏里流淌着您的血液,我的性格上深烙着您的印记,我的思想里继承着您的智慧,我永远不会忘记!

在此,我想用刘和刚演唱的《父亲》里的歌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语:我的老父亲,我最疼爱的人,生活的苦涩有三分,您却吃了十分,这辈子做您的儿女,我没有够做……

作者单位:阜宁县总工会

## 犹记当年的婚宴

□卢富斌

几天前参加了一场婚宴,那隆重的气氛、豪华的排场、丰盛的菜肴,令我十分感慨。默默祝福一对新人幸福美满的同时,忍不住思绪翩翩。

在我已经走过的六十多年的人生旅程中,不知参加过多少次婚宴,也记不得自己当了多少对新人的证婚人。触景生情,每每觥筹交错之时,或宴后跟新人挥手作别,抑或行走在回家的路上,我和我爱人38年前的婚宴总会不经意涌上心头,记忆犹新。

俗话说,人生两大事,结婚头一桩。1986年2月的寒假,我和我爱人结婚了。那时还处在改革开放初期,我和我爱人家庭都不富裕,我们又都是刚刚工作几个月的年轻教师,自然没什么积蓄。那个年代,即使是有钱人家的婚宴,就我们能够接触到的,也不能跟今天的婚礼相提并论。所以,我们的婚礼庄重但简朴,图的是一个热闹和快乐。

当时,我家在盐都区的北蒋镇,我在尚庄中学任教,我妻子在东台市安丰中学工作。我们有心请我们两个人单位的同事参加我们的婚礼,一方面是当时婚礼的习惯,广而告之我们喜结连理了,一方面也是对单位领导和同事以示尊重。但是,从安丰到北蒋距离比较远,那时候交通又不便,我们没有能力安排合适的交通工具接安丰中学的老师们来北蒋,即使有能力安排,也怕耽误安丰中学老师们的时间。如果不请,我们又觉得怠慢了安中的领导和老师,不能释怀。最终,我和我爱人商量,决定开学后去东台安丰请客,算是补办婚宴。

所以,那年春学期一开学,我和我爱人便怀着虔诚的心情,来到安丰中学。我们首先来到当时的安中校长、党支部书记顾怀智先生的办公室,向顾校长征求婚宴时间。我们两口子的想法是:请安中全体教师参加我们的婚宴,不收一分钱礼金。举办婚宴的酒店尽量上档次、好看一些。

慈眉善目的顾校长得知来意后,一边热情地给我们沏茶、道喜,一边和颜悦色地跟我们聊家常。他发自肺腑地说:“我们教师工资不高(当时我的月工资47.5元,学校里教师最高月薪是51.5元),你们才工作几个月,现在还分居在两地,平时往返开销不小,你们看婚宴这样办行不行?和春节时才结婚的我们学校外语组周甫义老师

夫妻的婚宴一起办,请老师们都参加,实行AA制,每人出5元钱,你们两对新人只管发喜糖,不需花其他钱,菜和酒钱每桌50元足够了(当时在安丰街上最好的酒店30元一桌已经很不错了),也不掉档次。婚宴旨在喜庆热烈,大家欢乐一下,既节约经费,也节约时间,气氛会比你们自己办要热闹些。你们觉得怎么样?”

顾校长的一席话,说得我和我爱人感动不已。这还有什么不好,简直不要太好,既成全了我们请客的心情,也照顾了我们的口袋和面子。

值得我们两对夫妻永远铭记的日子,是1986年3月2日,农历正月二十二、星期日。下午,婚宴地点设在安丰街上最好的酒店——大坝饭店,热心的同事们早早布置了婚宴现场,大红喜字高高挂,鞭炮声声震云霄。婚宴上,顾校长为我们两对夫妻分别证婚,怀着感恩心情的我们两对新人一桌桌敬酒……祝福声不断、欢笑声不断。有特长的音乐老师、体育老师都自告奋勇到舞台上表演自己拿手的节目,我也跟我爱人一起唱了一首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,周甫义夫妇则演唱了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等,整场婚宴灯光璀璨,音乐、舞蹈和欢笑声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一幅喜庆而美妙的画卷。

转眼之间,我和我爱人携手走过了38年,相亲相爱。这38年,我们经历了人生的各种酸甜苦辣,但是,当年在安丰举办的这场婚宴的美情美景,始终美好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。我们一生都在感恩,我们的日子也如芝麻开花越过越好。我常常想,比起现在年轻人的婚宴,我们38年前的婚宴肯定不够高端、不够上档次,但是,我们的婚宴却足够真挚、足够盛情,顾校长春天般的关怀和体贴、安中老师真诚而美好的祝福,不但温暖鼓舞着我们的生活,也督促鞭策着我们夫妻的工作。毫不夸张地说,我们两口子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中能够不断取得一些成绩,跟安丰中学、跟顾怀智老校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我感谢充满温暖的安丰中学,那是我妻子工作的第一站,也是我女儿幼年生活的地方;我崇敬德高望重的顾怀智校长,小小的婚宴,给予年轻人关心和关怀的同时,也教给了我们做人工作的艺术。

作者单位:盐南高新区社事局退休干部

